

明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卞后

甄后

文郭后

毛后

明郭后

董卓

袁紹

譚尚

袁術

劉表

三

國志

魏 第二冊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三

明帝紀第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



惟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

京兆王禮孫推子也

居非全之道

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劉曄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木具微不及耳

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

有馬

襄陽之捷

司馬宣王
曹休
清河王問

協下文詔標
協收軍四年物
方收下止火字
數行

鹿昭
鹿磐

授方志八月十日
有已且三子
毛皇后

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

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

討孟

孟他

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
 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
 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
 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
 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
 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
 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
 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
 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

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

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
 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
 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
 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肯何者
 昔伊尹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
 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
 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
 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
 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虚心西望依依若

此句曰魏志凡
 傳守節回心反
 外州長史於內
 及去西只書作
 同書案我門
 讀書記之此條
 用光武初見
 馬伏波語

桓當作防為是

甲儀

梁幾

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
 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
 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
 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
 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
 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
 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
 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
 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
 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
 大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
 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
 箭射蒿中耳。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
 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
 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
 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
 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
 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于寶、晉紀曰：達初入新
 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
 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

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

之衢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

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

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

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

五萬拒亮

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

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二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

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

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

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巴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

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

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則趾適屨刻肌傷骨反

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

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

以嚴為虐
可也以忠
為擅何居

字

一失利遂以為謗真詐言也

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禛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略曰是時謠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卜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卜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

費曜

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新詳

源有臧子

昭亦恃其有備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英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

俱本本道徑

以守賜族

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

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歛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

興雅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已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

錢大昕曰：后妃傳作五月。

三國志 魏書三
秋七月，武宣太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祭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

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

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

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

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

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

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

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

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勿主在位，毋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今諸王適于入朝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

或疆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

田豫

錢大昕曰：諸王卒例，不書謚，思王植仍

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邠之摩陂井中二月
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
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
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
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
庭

按車騎將軍
是程昱也
在生時亦
斬尉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沒
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
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

惇等配饗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
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
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
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
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
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
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
也此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
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

廟筭

句注山名在今
代州西二十里

蘇尚董弼

秦朗

胡遵

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

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

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

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

之。宜祿歸降，以為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

過詣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蚩蚩，若是邪？

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

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

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歷

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

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

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

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

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

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

桂性

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詐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廢，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

按光前妻
東閨氏卒
乃以顯為夫
人顯故東閨
婢也後封侯
生與子謀反
誅

何云山陽公薨
書曰又云山
陽以三月薨
及葬而丞相
亦卒于四月
天之於漢祚
危於日之矣

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
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
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
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
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
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
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
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歛
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大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

鐵不晰曰書在室在作也未

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
于今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
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
司以大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
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太司農崔林
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
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
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

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
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
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
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可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
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犬牢告祠
文帝廟曰獻聞夫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厥初是
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
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獻惟山陽公
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
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

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
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
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
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獻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
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紱命司
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
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
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
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

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熒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

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

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

廟筭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辛卯

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蒲龍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

廟筭

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頴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
 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
 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
 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
 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
 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
 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
 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
 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勤屋
 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二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
 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
 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
 如終制

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
 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
 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
 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
 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

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
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擢越歌又
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
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
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
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
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
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
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

女尚書

各本九龍下
字字多作
加殿字

魏

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累
愚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
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
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
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
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
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明帝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賈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

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下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特鄉里故也。以事侍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巳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丈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

在中以...
字...
中...
古...
年...

此亦西京...
距歷歲而成...
者也

亦葉成...
附...
或...
之

古者亡國...
之數...
有符...
著者...
之間...
矣

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
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
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
李慧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
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
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
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
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
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

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
其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
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
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
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
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
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
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
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
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刑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

蔽獄本化

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魏官者後
彗除舊布
新之象亦
土德將終
之兆也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荏音仕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

正月當惟宋末
二月山荏縣
山荏大山荏

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卽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二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旅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為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為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

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卽戎今魏用殷禮變

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卽戎。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

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祔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

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

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

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

射衛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

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

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又皇帝應天

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

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

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

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

祖宗，未終而豫卽尊顯。昔華樂以厚歛，致譏周人

以豫凶違禮。魏之羣詠，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

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及修... 魏志... 文... 武... 魏...

梁自尊... 梁仁宗亦... 不免

公孫淵反

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守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

錢本明曰悼后不詳其死後遺書年不書崩

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

業中興禘神張氏所定何以云廢甘名也后土未定在西北方北未定不在此郊社不在此教以此制占也新九廟何并乃及漢漢云所未然

禘祀晉書禮作禘祀

魏書載詔曰蓋帝于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其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

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
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

卽卽音其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

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郡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簋駱駝銅人承露盤盤

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

號曰翁仲列坐于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

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

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艸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

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魏畧載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于國不

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譬趙后于人

媿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

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歿亡或門殫戶盡雖

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

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

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

劉侍中比之
秦皇漢武
而才具不及
乃知人

前世伏隆之言

學詳公策 英布語

何曾

手授之何 勇傳作才

倍于殿舍三公九卿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于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奏上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與忠與神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結怨陰陽不和災異屢降也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向而起推當若陛下是言是者身不推當于為乘以死者就者身臣知言也必死而不自此於牛之一毛生既長長死死何校乘算流涕心与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思陛下笑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卿度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

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陔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邱丘儉

副也

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廻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母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魏書所記宗志作已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

星，又犯心中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

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浚虹。浚音胡交反虹

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

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

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

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燒當

按晉志汝陰郡
後漢縣與此
同也

彭城郡名言彭
之字國廣戚

致當作置

漢州刺史

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何云其占云王莽三年有星彗於張宿天將除曹氏矣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

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蕞營雍州刺

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

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

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

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贊為流

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

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

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

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

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加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

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

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

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

隸校尉崔林為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

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

惇當作惇
化本名見存
先預二傳遊奕

三國志 魏書三 明帝 三

燕王宇

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夏侯獻曹爽曹肇奏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故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

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疆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

此皆司馬本謀放資因人成事

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策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

登女當營衛帝室齧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

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

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殺妖亦是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

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

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為詔既

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

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

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

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

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

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

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曰太子曰死乃

五行志所謂
女孽

考武賜圖
不聞懷信
與此其基
見於此矣

復可忍朕恐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
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即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
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
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疆
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

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太

臣料簡功能真偽不詐相質務絕浮華譖毀之端

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

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

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

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

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 孫盛曰聞之長

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

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巳

何云不交朝臣
不問政事此不
獨免于文德
之遠亦多古
法也潛思書
籍事其遠
者大者而不
徒用漢文法
則才識用者
不待接人自
有權衡矣

六主好書
相必好問
察故不倦

三國志 魏書三 明帝 三十五

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十七日校明紀一卷畢是夜從城南觀佛燈還衙齋擬作一詩不成全德記

閏五月九日臨此卷是日大風雨天甚涼似深秋晨起作書寄吳次垣同年台明時吳在福安庭將率信州軍幕于利承淮軍樓大臣字室以兩江總督何根雲前率桂清秦報翼賊石達開潛遁江北有旨令臣同書與德興河及皖撫福濟勒兵要害嚴為之備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

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

齊王

貽謀不誠

立皇太子
其日即位

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核

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燁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艸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

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
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
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

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
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
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

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
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
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
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
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之官近
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

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
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
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

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
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

夏正

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

錢大昕曰後漢志建寅在七月

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

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

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

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

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

金銀銷

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

觀稼

祭孔子

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

解襄陽之圍

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

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

宣王曰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

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巴邠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

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二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

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

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

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

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

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

按本月有辛丑
後傳為敗之戰
凌率軍爭地
尹戰連日賊正
即書南師疾還
幸勝明年其死
他日可知他本
作已兩日也

祀功臣
甄皇后
五月丁丑

蜀志 卷之四
四月丙子刻

再祭孔子

祀荀攸

改定景元三年
祀荀攸

鍾繇文類作鍾
華蓋為款也

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
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
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
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
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

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

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懿謀逆而許褚

心動忠誠之至遠同于日磳且潼關之危非褚不

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

達也

己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一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

儼為司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

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

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

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

王朗易傳

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癘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

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癘疾殘病並非可售之

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難解

豈前詔為虛文耶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和聞乃撻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巨祭孔子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柵中斬獲數千柵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

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
 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
 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
 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
 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于爽
 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
 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
 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
 人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

袁淮

此三按淮疑非袁淮

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
 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
 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
 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
 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
 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
 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
 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凶之不
 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石已來其所凶

考志二月庚午

何晏奏游

正始之患
似不在此

幾何以近賊疆界劣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
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

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

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

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

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

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

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使辟褻狎亂生近曠譬之社鼠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

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

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

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官有斷

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

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

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晏子孔晏又
何晏所奏之
晏又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晏子咸因闕

此陳壽自
創文法前
史所無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
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
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
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
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

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
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

爽

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
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
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
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
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
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
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
王所制著之典禮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
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

魏書四 齊王

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

王昶

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

按陳泰正始中在并州刺史至初代部隸在雍州刺史未嘗與抄謀也右王基同破吳事或佐州泰都史信中州泰注云宣王據力於傅太子是

王凌獄

按此書有月

魏書四 齊王

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于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

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于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

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

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

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

揚州... 中... 力... 為...

并州併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

魏師只用持重此曹氏家法

虞松

郭淮
陳泰

張特

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起，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

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

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

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

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

爲柙語之，條各別善惡。明日早送各，且持我印綬

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

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

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

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

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關隘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亾永垂來世焉

傳介子刺殺
龜茲王事
見前漢書
本傳

三國志
一多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

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亾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亾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于蜀既不能抗節不辱于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于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

各為其主
何煩深論

此之謂也

大辭統續卷之身殉其節子志烈矣若言國州痛仇
主名老急改君相至固與棄則与勿庶並存事仇若故宣士訓

自帝即位至于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褒劉整

六年春二月巳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遂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

褒鄭像

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

路中大夫事
見齊悼惠傳

種廢

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
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
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
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
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
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
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

漢書
書押也

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
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
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
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
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

沈漫
沈漫与面通所
沈沈面冒色也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浮內
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
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
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

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
 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
 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
 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于
 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
 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
 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
 軍武陽侯臣師司馬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
 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照光祿大夫
 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

蔡當作魏鍾毓
 也本傳可攷
 魏當作袁鄭袁
 也時為少府

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
 府臣袁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閔大長秋臣
 模司隸校尉頴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
 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
 武亭侯臣廩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
 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
 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
 顯顯臣顯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
 散騎常侍臣瓌司馬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

此皆賊臣之教也而及其廢立又以惡名歸之上可不戒乎

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崔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鈗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譙笑於凌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

保林中書尉右見漢書外戚傳

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

此言帝本脫太后二字

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

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

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

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

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志望語景等、太

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

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

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

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

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

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

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

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

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

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

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

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

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

死以聞、奏可

三國志

卷四

九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汝陰重門地名
在河內共縣御
覽引此大西內
亦有之字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

未聞上官有
此語

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
 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太宗無嗣則擇支
 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
 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
 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
 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
 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
 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
 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止
 始五年封剡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
 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
 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
 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
 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

二語速死

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木同陳思武類太祖景
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書正大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
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
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
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
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
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
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又皇家俾朕蒙闇垂
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

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
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
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
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
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
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
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
 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
 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故禮
 德者安凡津
 都尉郭氏北
 此衍一惟字少郭
 氏北屬四字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
 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
 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
 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
 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
 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
 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為鄙俚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
 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
 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
 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

晉書作辛卯事

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
 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
 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
 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
 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

吳

卞皇后

高貴鄉公

海內名高士
未始不傳其
名
姜維

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傷，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林薨。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魏氏春秋日。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

此節見作珍
高祖以此見之不
忍輕與友而
愛君子矣
少康

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

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

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

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

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

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

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

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

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

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

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

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

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

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

亾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

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加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

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

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評少康高祖

不善藏用

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
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
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加逮至戰國強弱
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
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儔也仁智不
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
功美過于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
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
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

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
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
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
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
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
難秦項之際任加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
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
漢祖哉但夏書淪凶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
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

德
同書案漢書
記于此條

運會論次

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
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
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
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
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
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
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
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
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

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

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

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

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

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

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

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

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

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平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

作象象，鄭玄作法，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御覽內字下多
一重字
尚難固住
而以雄辨
由臣下不
如三傑之
謂何得無
以此薄漢
而歎

三國志
魏書
高貴鄉公

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
象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
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
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
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
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
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
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
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
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

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母與細物並邪
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
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
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
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
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
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
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

錢古所云至者
平於此年而
所說已而博士
所習進道人
至之者蓋南
至道諸經
解本勝又三
公之子早於
聖要易中人
所信也

太平御覽抄中
上有文帝三子

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

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于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

進達乃使嶽揚及陋而後薦舉非急于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文胤末流謬為靈

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于前誌聊記錄以示後

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二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

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

黃氣烟煜于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

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

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乎顛覆

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

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

云懼則不凶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

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之四 三九五

高貴鄉公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各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姜維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

鄭熙 王簡

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二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適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聖在賦詩
訪道安在

誕反

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
乃爾紛紛良用反仄其原迨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
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
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誑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
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
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
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
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

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嘉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
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
從豐厚

從豐厚

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
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何去時准有引吳名援事也來存否不可馬氏注以音義

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熹、大將軍俱

官隆
秦黎

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黎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于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黎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斬誕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凶。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

因南越兵接
得呂嘉首時
帝祀嵩高
見武紀

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各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

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

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

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于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

安二十二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

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

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

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

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

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

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

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

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

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

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見魏

略游說傳

錢大昕曰魏志已不存後出所引者信之亦信清亦
傳統國信身侯傳若更信知也信

高貴鄉公

三

東里袞

其孫
張應余官

大論淮南
功

王祥

鄭小同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諫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克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

公子名益恩
見本傳

江革字仲舉
有孝行拜諫議大夫元和
中章帝思
革至待有詔
褒美之平
賜穀千斛
祠以中牢見
范書本傳

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

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請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

錢古所曰：永和元年，改置上庸郡。後漢書見於此。

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晉書卷之百

良史之風於
焉絕矣王
子師所謂
佞臣執筆
也

王經

失權之漸已
非一日存以
息除之難勇

智備自不
不得也然其
能當功存矣
雖好之亦不
謂命主而死
于松門天之所
去也

誠為尊論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

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

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

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賤走失國為天

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比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

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

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諶帝乃出懷中版令投

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

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

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策屯騎校尉佃入遇帝

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

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

濟問充口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

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

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

臣

高貴鄉公

王經忠于魏故
沒見收仙云同
三申委耶証
善之詳也

觀此則覺
劉石之亂
尚不為虐

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宥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誣罔之極

此等誣罔

當自司馬

家力

吾唯如歎
天乎

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奸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

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

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

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

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

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

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

國語世積
通語之福

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于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

里灑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擁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常道鄉公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

誰欺

竹書紀年曰
太甲潛出自
桐殺伊尹公
所尊或也
時權耳

捏造欺天下
後世天下
後世果可
欺乎

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
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
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橫
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
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
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
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
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
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惶
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

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
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
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
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
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
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嚮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
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四十一

四十一

軍其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其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

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

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

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

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

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

錢方所曰廿六
三年封郡此
又地恒由是過却
二郡

漢獻帝后

東漢安祿二帝
皆蘇外立清河
勃海兩王俱在
此關果婦人干
紀朝與信臣之
故周幸李固又
嬰戮
來之亮麻復
聞焉然未聞其
上表稱臣福亂
至於至極者也
齊末之語已效
於今君子謂常
不能憶而天宜

哀之進字相重
之崇道備而不
典良史非之然而
以子臣親罪某
至矣有司議奏
稱皇帝制制
詔燕王二儀款
問始於漢文之
遠身奴僅而不
臣以示教體後
賜南越王用此
指父子之倫不
宜安引至制
按禮天子世子
篇作燕親宴
燕古通用
昭內下之府外及
牧守君臣之義
又不可加欲動焉
相之尊上皇則
於神未衰於若
不可然而替腰
與此而之與知再
以虛蓋至矣絲
安國非表相之明
表威之後忽此
大義無之若
言予的倫之亦
補偏重之

一端也
全德記

客未作五月
丁未

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
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
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
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
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
章公制宜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
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
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
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
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
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
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于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
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

陳留王

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

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

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

酒郭嘉于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

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

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

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

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

諸葛緒

帥諸軍趣其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

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楚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

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

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

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

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請艾降巴蜀

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

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

爲司徒皇太后崩

破姜維

祀郭嘉

蜀降

徵漢五年尚
屬上言復除租
賦也
也
五年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
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為衆
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
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
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為司空己卯進晉
公爵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
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
曾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
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
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

實憲征匈奴還
公卿議郊迎伏
地稱善歲韓核
廷此之事實不行
良史許為壯節
若祥者不能匡
大計於廢立之際
冒亂萌於其後
之伴道不為死
節退不為避世
備位三公但爭
取馬

之二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
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
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
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
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
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
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

述信不為此
謝承亦未
見此
則此

陳留王

九十九

始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

夏侯和

朱撫

賈輔

羊琇

王起

和輔書

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興與協同興移書

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請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

此殆彭伯通之流

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靖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友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闕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

三國志 卷之四
偽將呂興巴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
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
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
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
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
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
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
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
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
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為副宣揚

徐紹

或

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
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
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
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
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
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
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
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
生

見博古地理志
胸臆肥音
忍又言音國以
地多此由地以
名見年音義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

府庚戌以虎賁張脩背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第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邨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篥宮縣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死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

水經注御覽
引皆係長三
丈

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篥宮縣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死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

何其易也

晉

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占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

替位高貴少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其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元平仙軍袖不
平御覽五類

晉祚維升魏德未改又况嗣爵非威動之人幼能無老成之美而臣漢未逼大寶已移豈仰堯法舜紹美至人抑陳留意外之榮亦如脫屣也

二十日校三少帝紀平聞雲南開化調兵三百人全德

丁巳閏五月初十日臨寫翁同書是日微雨文武將吏新得甄叙者咸未得謝次日復以曉微先生致異於一過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五

后妃傳第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
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亾，恒此
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
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
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
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
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
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
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
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
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
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
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修儀比
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
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
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

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右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亾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

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于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旣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亾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

后辭令甚
等

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

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

訓外戚

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後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第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

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

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

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

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

之臺閣永為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

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

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

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

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按太后當作太皇太后太后恭侯侯人當作敬侯侯夫人又史書其姓亦后祖父与父姓亦后祖封后好侯則后之祖母与母並書進書為好君况上云祖母印綬侯夫人亦不虛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十后

重校言之其若
結房一誤字疑
一說恭奉夫人印
后祖母也則視
周周字衍文

案考武得
鼎於雁上
左右皆賀得
周鼎壽王獨
以天賜寶器
於漢鼎若漢
鼎非周鼎也
帝悅賞之
宣帝好辭賦
武以此賜帛

而眾見在傳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
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
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
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
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
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寶哉昔吾丘
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
蘭事雖不諂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

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
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欵後蘭
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
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
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于亾故
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
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

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甄后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

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

此和思鄧后
母謂后語法
皆史臣傳
命之辭

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宋本宮作皇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

及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旣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

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

三國志 魏書五
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

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柔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二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旣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

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大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

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闕宮有佺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

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閔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滑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亾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

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于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族，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

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甄毅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第二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

郭后

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

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淳高唐令次女昱次即

后后第都第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

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玉也遂以女王為

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

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

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

棧潛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

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

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

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

炮烙怡悅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

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

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

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

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

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

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克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

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何云此時皆別有科禁令不可考矣青龍中諸士女嫁如士者一切皆以配將士亦當錄此為高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

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一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

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

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何王郭太后及李夫人之葬也。漢書：李夫人之葬，亦在許昌也。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

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遺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寃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熒熒摧傷，寃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按明悼毛皇后之
郭后皆古郡不
考好史例也

虞氏

立寵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亾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

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緇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無罪殺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官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卻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于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問泰始中疾薨子嘏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二十一日校五后紀畢是日雷雨晦冥晝不見字移榻中門房第辨焉亭午開霽游城西南草卉明潤峭藉菁蔥風光移人慨然有絕域之感

咸豐七年閏五月十二日臨積雨初晴炎蒸幾不可耐時瓜洲進出難民頗多同書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
 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
 結羌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魏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

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

結羌

九百一
三國志
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捕盜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為少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已校尉，免徵拜并

征并州

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計出羌圍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破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之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

不受命

再拒命

卓反形已著而何進

召入禍國自禍誰生

厲階

八臣作事
源草是授

原口也

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求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為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

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于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于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

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

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

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

李廣曰。陽公載
北芒字作芒

迎帝北芒

閔貢

抱陳留王

殺何苗

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玉英雄記曰一本云玉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第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昱共攻殺苗于朱爵闕下

殺丁原

殺二人為

擁兵計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請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鮑信與袁紹初謀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

三國志 魏書 帝 代劉弘廢
帝 殺何太后 立陳留王 盧植
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
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于朝堂，議曰：大者天
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
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
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
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
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
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

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
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
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
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
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
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
亂，永樂太后以此為詞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
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
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

羣臣莫言

丁宮獻詔

嚴刑

殺御史
殺苗母

妄殺男子

姦

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
解劔立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
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
落中不復收歟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
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
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
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于姦亂宮人公
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

按此等范書卓
傳光烈好堅傳
並作此堅者
曰獻帝去結
作賢

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佃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甚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伍孚

英雄記曰：甚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

奸威震盈
貴承束手
孚以討之
醉懷扶漢
之心出佩刀于
宰州教剛語
于臨危拜首
謂勇退刑死
義同
當表而出之
以留京漢之
凡也

王匡

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于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漢書卓傳此為兩
瓊陳西遷
周秘同誅卓刺卓不中左右執殺之
字同郡同官又同蓋
辨漢城門校尉任護被殺在卓未遷都之前刺卓之護在遷都後自有兩位護也謝承所記名字是別名字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繫

徙都

災掘

楊彪

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

免彪

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

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凶，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

黃琬

黃琬

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

漢書趙忠
傳附謙事稱
謙叔車師王
侍子卓大怒
報神案謙事
而素惡謙
故不加罪轉為
前將軍封野
侯後代其兄
居守洛陽免
疑年卒謙忠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笨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

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

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

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

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

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

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曼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

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

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滑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

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

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

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

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

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

卓之恒陳
拜也而此
道之言為
重輕豈小
夫必有此
名是制人
乎

如此作事
英雄氣短
死期近矣

公卿拜車
下

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于車下

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

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

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

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

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

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

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何之淫而採山陽之或記之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此其已衰志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忠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于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

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

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

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

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非責官乃

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

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

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

買三公

公卿祖道

築郿塢

所載嵩嵩語皆未可信

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于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

滾五銖錢

悉椎破銅人、鐘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

錢法壞而物貴

王允孫瑞 呂布 謀卓 李肅

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艸、何青青、十日卜、猶

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

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

田景范書作田儀 李賢曰九州志林 儀字作景

妙筆

語雖無稽
可資諧味

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
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
不起晏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
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
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斂聚董氏
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
艸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
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
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

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管中雜
此秋政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

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

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

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

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

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

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

三國志 魏書 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後令吾徒並受詢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為蔡邕

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

下所毒聞其死亾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

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記傳博有

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

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

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手

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謫已而

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

作德 張璠漢紀

太山羊氏

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

內寵惡之邕恐乃亾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

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

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

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

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
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
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致隆巴東巴西在連
是年此時止作巴郡
嘉悅危書
小豆錄云嘆
惜之音字

董卓

董卓

二七〇八

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
鑽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
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
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
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為越所
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
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
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

天處置

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
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
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
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
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不使皇甫領涼州兵比王于師大生
也復用胡楊殺身亂國皆有歸矣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
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
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于市

大臣疎而
無謀允與
進一

圍京城城
陷

殺王允

時宋翼王宏中
兵國中催降之
郡不敢害之乃
詐為詔徵之宏
不肯輕舉以若
命不而却乃因
入函催既收也
弟丁休兩人收
之成翼以少我

張植與列
順
臨之已後不免
機會難得而
去此後多所以
此況心往後
皇帝其朱鳥
傳運疑失事
釀成亂階未
嘗不廢書三
歎因并記之

三國志 卷之六 三九三〇子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
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巳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
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
掖門殺太僕魯殖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
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于城門下拜伏地叩頭
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
乎催等曰董卓忠干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
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

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
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
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玉生一印千里王佐之
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
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
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
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
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
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

三國志 卷之六 董卓

何間不為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葬卓于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

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

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

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

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

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

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

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

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亾衣服帝欲發御

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

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

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

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

意不可拒催不從之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

催汜等擅
政

馬宇种邵
劉範

長安民相
啖食人

拒命

殺樊稠

三國志

魏書

李催郭汜

以下人攻
亦人天也

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主家
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
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
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
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
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
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
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

弟宏(宗)記
李(宗)子

快子可供
注

殿

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倘或有故遂摘
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
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
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
物置其家

天子質營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凶告
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
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
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

拒命

楊琦

趙溫

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靴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于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

後漢書作
移轉乘輿
更幸非所
與此小异

李應

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于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帝命公卿
處和

質公卿

楊密

三國志 魏書六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
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

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
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
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
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
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

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

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

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

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

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楨。催州

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

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郛。涼

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郛先詣汜。汜受

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

皇甫郛

李楨

世府
行字

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弄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于斃。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

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請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

李固李恢傳

此莽思時
解有女傳

楊奉宋果

張濟

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
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
賜諸巫

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
催催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
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
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
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
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欲何

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

歲

着天子都
郿
董承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
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
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
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
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殺公卿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

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
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

君榮後漢書
作君榮

士孫萌

遂天子走
陝

後漢書作舊

故河中猶有時
傾覆

狼藉
此可嘆
可恨
都安邑

韓融

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樂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二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

李催郭汜

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管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

錐畫

子還洛

張楊

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飢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暹奉被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宦夷三族

裴茂

李儼郭記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于郿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為
 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
 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
 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
 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
 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
 後奔劉備死于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袁紹

陽後漢書

何云係之
 由石為元首
 諸表是已
 言採所傳
 傳在
 考圖
 未形也
 在武紀
 抄于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
 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
 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
 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
 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
 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
 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
 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
 有部外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
 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三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
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
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
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
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
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
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
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
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

曰物若士
又曰不妄通
賓客
冢廬六年
禮畢
隱居洛陽
不妄通賓客
非海內知名
不得相見
又好游俠
與張孟卓
何伯求
吳子卿
許子遠
伍德瑜
等皆為
奔走之友
不應辟
命中常
侍趙忠
謂諸黃
門曰袁
本初坐
作聲價
不應呼
召而養
死士不
知此兒
欲何所
為乎紹
叔父隗
聞之責
數紹曰
汝且破
我家紹
於是乃
起應大
將軍之

中軍校尉
李嵩引山陽公
載記

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
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
其文况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
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
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

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
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

有太后為
主此機決
不可失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
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
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
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
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
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
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
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竝領勁兵。其部曲
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

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
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
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
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
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
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
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闈人。無少長皆殺
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
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

溫殺

殺宦者
溫三進
者乃好也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袁紹

三

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闈，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

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

臣松之以為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顛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

謂本初舉
大事不以
競爽或有
是情以卓必
不容意是
蓋未見蓋
勤事也

出亡

此對極似鄭公業事

周世等

勃海起兵

立劉虞

逢紀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

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

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

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

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

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

奉章請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

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

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飢乏。

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

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

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

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賴

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

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

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

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

計取冀州
此效兩寄說
呂產身庫
才固宜強之

耿武閑純
李歷

趙浮程奐

若兩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懼。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閑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

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于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閉關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于黎陽。與紹。

此亦紹之

痛也

沮授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

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

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

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

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

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

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

於西京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誅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

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自此以後授覽一言不入

獻帝記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

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

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

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

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

八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

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

備後漢書作循

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于獄，欲以鼙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凶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昏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凶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于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蠶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

不能言其
既捨地又
捨命

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
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爲方陣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
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
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
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
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
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
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

麴義

雖敗不憾也

劉豐

曉習羌關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路
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
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
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
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
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
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
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

袁紹

三九〇二

三國志
魏書六
三四

曰。犬。丈夫。當前。關。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

陶升

奇賊

致禮左髮當
仍左髮者牛
當作張牛

馬日碑
建妙

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

三國志
魏書六
袁紹
三六〇

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
 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
 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
 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是同與
 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
 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
 紹乃殺之

郭圖
 非諫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爭迎天子

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
 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
 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
 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
 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
 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
 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
 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

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太將軍讓于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于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

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

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

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

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

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

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

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

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

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拒諫

疑苞

并瓚

何并見

語見慎子
及商君書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
則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
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
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
吏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
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
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
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
爲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
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
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
弱者多乃至于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
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
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
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
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

田豐

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衆以伐曹氏，譬若

非諫

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亾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

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亾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非謀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典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闈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慕府

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
 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爪牙，可任。至乃愚佻
 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
 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
 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
 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
 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身下當從文選
 有首字

惡讓

列當作烈

徐勣

僚
 夏漢漢書作

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
 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潰，拯其死凶之患，復
 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于兗士之民，而有大
 造于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
 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
 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

袁紹

三九四〇一十

趙彥

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情辭有餘
而戰氣不
乏故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林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兗涉濟滌。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

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亾則不保一身。哀哉！其第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恠，軍之破敗在此衆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魏大敗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

詳今宜留屯延濟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
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
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
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
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戰北利在于緩
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
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
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
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
檣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
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
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
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
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
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
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
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

誅

太平御覽說
曰作說文曰

蔣奇

拒諫

紹大敗

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偽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耶太祖

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

印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

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

喪亂過絕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第

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

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

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

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

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

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

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

拒諫

使沮授曰
事以之有
不威武侯
其為漢也
未亨也

殺田豐一事何減卓操

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木遷侍御史闡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于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于是也紹謂

太祖厚待沮君与重視田別駕二者可知人之明驗

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亾之禍至存亾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耳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

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

也。斯時天子既微，名師俱非，大才猶在，常公、子為素，帝田、田可為。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于色，而內多忌害。皆此

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

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

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

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

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古今恒有以
妬獄

致終身受當作
夏

李惟郭記以相
人之言孫其數
署逢車動
爭枉了故財
自心人終不
以
殺逢紀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

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

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

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

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

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

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

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

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

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
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
于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

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
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
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
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
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

表書
表自叙子紹同
此不叙

布旅加以投盟主雖亾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
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
脊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

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
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枕其本根
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
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
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
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
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

按文字誤當
漢書分作太公
太公指伯游言

盟之恥哉。冀州不第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庠之卦，願棄搢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凶，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玉業，非疆弱之爭，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

義范書作曹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踴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

案二書並王
案作今載聲
集揚用情極見
非若氏注國志引
劉表書筆力
不可及並款表
真异才不愧
後及之目於此
文見之不知者
仲宣筆也也
臨然則見陳
琳檄字當款
袁紹才也

鐵井左氏傳作鐵
李也書作叔
牙之珠

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
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
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玉綱典律。親疎一
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
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
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
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
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
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
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

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
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齊于聖
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紕。妄畫蛇足。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
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
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
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
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
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
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

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誅。脣齒輔車。不相為助。謂
 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契禦寇。
 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种。至
 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
 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
 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
 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
 膚。割截支體。冤冤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艸棘。又乃
 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
 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

輒字本作趣

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
 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
 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
 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
 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
 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
 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
 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士崩瓦解。此非人於

陳景雲曰屬
 下衍一厚字
 屠者皆劫奴
 程也是的表
 當以厚信由
 如為助及交
 鋒之後得兵
 擊於前屠者
 叛於後故從
 云進退無功
 首尾受敵也

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

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致禮當以後漢
言作高翔武
他心誤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

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
 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
 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
 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
 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
 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
 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
 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

尚奔中山
 有藍山與郭相
 藍山在中山

配死義

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
 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
 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
 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
 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
 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
 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
 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
 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

此文云配字榮則此文字疑字字之誤

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

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臣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其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于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

魏書六 袁紹

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歎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口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將夏昭登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亾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于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

後漢書卷之六
袁術傳

出皆縛之坐于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琦節屢辟不至卒于家

先賢行狀曰琦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

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何云二千石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

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

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

念子胥可復北面乎？何云據張壽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

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

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

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

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於流漫，幸蒙遠

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計國賊，下刷家恥，而圖

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

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

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

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

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

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

既領州，而術敗于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

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揚言布傳道
大物世勳攻
術字字有

通鑑備條

陳珪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
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
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
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
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
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
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
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
辱憂恚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
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
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
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
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
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
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
世未有亾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
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勸
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

稱僭號

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
 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與平
 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
 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
 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
 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
 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烜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
 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

仲氏

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
 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揚州方表如馬
 芳中表
 初置西園校
 尉以表為
 右校尉先
 傳重者本
 始人之源
 不雅
 巧作後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
 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
 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
 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
 死乃厚加殯歛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三暢

善終俱好

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
曰表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
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
之道是故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
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暢
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
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君以此始必
呂注後

蒯良蒯越

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
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
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
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
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
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
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
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

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何云表亦經籍不華派也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

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

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于將軍將軍不

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

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

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不知所定曹公

蔡母闔
宋忠
仲子淑在魏
見留志尹然
信注先主信
注王亦信注

劉表

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心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祿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

蔡氏

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歎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

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隙

表氏之事
又見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傳異

越嵩及東曹掾傅異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

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異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二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亾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異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

何云人心已好
之必在承而後
始又凡材皆能
傲一時之平涼
之語比于時語
之喜能相稱
之氣能者又已
其矣徒尔尔
宗不納而愈

帝時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于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

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

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

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

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

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

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

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

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後考作服

鮑永更始
將事見本
傳

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
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
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比青州刺史
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
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
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
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
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
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
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
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
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
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
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
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
多矣鬼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于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義侍中

義，字宗，零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

塞路，抱玉卬而無所聘，頽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卽畫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

異趣

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思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証至晉太康中表冢見毀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評曰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

尚水盡

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亾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

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亦甚於羽遠矣。

劉表不能用韓嵩。與袁紹不能用田沮。同愚而同。

敗可為不用賢。明戒。

閏五月十四日大雷雨。臨此卷。望日晴。臨畢。是日遣摺。差進京。三岔河試礮。

二十四校卓紹傳畢。二十五日校術表傳畢。全德。

在後雷雨



書